

大哥

第一部

洪淳道 著
韩京旭 郑仁甲 译

哈尔滨出版社

大哥

【韩国】 洪淳道 著
韩京旭 译
郑仁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哥/(韩)洪淳道著;韩京旭,郑仁甲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4.7

ISBN 7-80699-280-4

I. 大… II. ①洪…②韩…郑… III. 长篇小说-韩国
-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5406 号

责任编辑:戴淮明

封面设计:钟 伟

大 哥

(韩)洪淳道著 韩京旭 郑仁甲译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邮政编码:150006

E-mail: hrbebs@yeah.net

网址: www.hrbcs.com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永生印刷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数 244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99-280-4/1·92

定价:19.80 元

目 录

第一回	西门町的晨雾	1
第二回	阴谋开始了	39
第三回	挑战	81
第四回	碧潭河水不流淌	111
第五回	坠落	141
第六回	黑影	152
第七回	无冕之王	178
第八回	国际杀手	211
第九回	特大新闻	243
第十回	大哥的末日	275

第一回 西门町的晨雾

每年都如此，雨季快要结束的7月至10月，台湾异常酷热，其程度简直难以用恰当的词语表达。

1989年那年也不例外。台北辛亥路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和阳明山、西门町等地区的人们，至今还依旧记得那年7月初以后连续四个月的闷热，和在那里发生的一连串让人窒息的事件。

大清早，黄秉德记者忍受不住嗓子的干渴，勉强睁开眼睛，伸手拿起床边的水壶，把水灌进嘴里。几口水入肚，虽然还处在睡眠蒙眬的状态，但感受到了只有喝酒的人才能领略到的凉爽。

“到底怎么了？难道昨天我喝多了？”

黄秉德自言自语着，想从床上爬起来。忽然间他吓了一跳，身边，一个年轻女人正在酣睡，自己竟然赤身裸体。环顾四周，宽敞的房间，天花板上垂着豪华的吊灯。这根本不是自己平常住的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的国际青年活动中心的宿舍。他赶紧胡乱穿上裤子，晃了晃身边的女人。

“喂，醒醒！你是谁？”

黄秉德的声音有些发颤。

“嗯……不困吗？再睡会儿吧！过后慢慢聊呗。”

可能是因为没睡醒的缘故，她的声音有些低沉，但确是非常地道的汉语。

黄秉德有些摸不着头脑了。他虽然精通汉语，但到台北的时间也不过一周，认识的女人也只有曹秀妍女士一人，那还是昨天

大 哥

去野柳旅游时偶然认识的。所以万万不应该一丝不挂地和一个陌生女人同床共枕。

想到这里，他更使劲地摇了摇那个女人。手指触摸到女人丰满的身体，年轻女人身上特有的富有刺激性的奇妙味道淡淡地飘过来，他的下体竟然不由地兴奋起来。

“起码得告诉我原委吧？咱俩怎么就睡在一起了？”

“黄记者，是你把我带到这儿的。怎么这么烦人呢？也不多睡会儿！”

女人带着不满的情绪，无可奈何地坐起来，看着黄秉德。

天啊，她的上半身居然什么也没穿！黄秉德感到有点窒息。女人那牛奶般白皙的皮肤、轮廓鲜明的胸部让他不由得眼花缭乱。

黄秉德轻轻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毫无疑问，埋在被窝里的她，下半身一定也没穿任何东西。

“拜托了，请先把衣服穿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秉德依旧闭着眼睛，感到疑惑地问道。

“难道你一点儿也不记得吗？本来我都要回家了，是你非拽着我来这里不可的呀！想不起来啦？真是的，你再好好想想吧！”

她匆忙穿着衣服回答。黄秉德定了定神，觉得她的声音有些耳熟。他慢慢睁开了眼睛，仔细看了看这个貌美的女人。喔！他才模模糊糊地想起了昨天的事情。

是啊！这个女人应该叫卢美莲，昨晚在曹秀妍经营的台北最繁华的地区西门町的梅花夜总会里，一直陪他喝酒到深夜。她是曹秀妍的干女儿。可是，两人怎么会赤身裸体睡在一起呢？黄秉德努力地回忆起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黄秉德是汉城 M 报社国际部一名普通的记者，不久前到台湾进修，住台北的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宿舍。他到野柳旅游并因此结识曹秀妍，纯粹是受宿舍办公室职员和自己的前辈校友玄文豪

第一回 西门町的晨雾

的劝说。想到玄文豪，黄秉德的思绪又回到7月2日，那是他来台湾的第二个星期天。

“文豪兄，我是秉德啊。我现在住在台湾大学附近辛亥路国际青年活动中心，能见个面吗？”

“秉德？怎么会是你，好久不见，我们有一年多没见过面了吧！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你，请你原地不动等我。我住的宿舍就在那里附近，快的话，大概三十分钟之内就能赶到。”

黄秉德从电话声里能感受到玄文豪还是和过去一样，愣头愣脑，豪爽麻利。玄文豪现在还孑身一人，为攻读博士学位已经在这里耗费了八年时间，却丝毫没有厌倦情绪。就冲这点也确实志气非凡呀！

“你既然到了这里就应该马上与我联系，都过了一周了，像话吗！真不够意思！”

打完电话还不到三十分钟，文豪就闯进台北青年之家——国际青年活动中心五层黄秉德的宿舍。可能是从楼下的宿舍办公室那里打听到黄秉德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了。

“前辈，不好意思，但我真的太忙了，简直抽不出时间。”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周里，黄秉德确实被折腾得够戗。不仅天气闷热难受，饮食也完全适应不了，吃了不少苦头。

“你来这里到底是因为什么事？不知道我能不能帮你呀？”

文豪穿着短袖T恤，一身休闲打扮。瘦长的体型，长着一张娃娃脸。他进屋后，坐在黄记者的床边，顺势点起了一枝长寿牌香烟。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侥幸获得了一次为期四个月的进修机会。我在报社只不过是‘小萝卜头儿’，所以能很轻松地来到这里。”

“是吗，那你的时间一定会很充裕。话说回来，来这里后没找个红粉情人陪你吗？年轻人得尝尝这种味道。尽管一个星期，

大 哥

要是有心也不算短呀……”

“刚一见面说到哪里去了？我都快热死了。连食欲都没有，哪里顾得着这些？再说，前辈也知道我对女人可是个二百五。都三十二岁了，连对象都没有。”黄秉德知道文豪爱开玩笑，赶紧打断了他的话。

“这你就外行了，你在这里稍住一段时间就会改变这种观念的。这里可能是太热的缘故，女人都非常开放。你以为这里的女人会放过像你这样富有正义感、体格健壮、性情豪爽的男人吗？况且你长得又帅，又是能捞外快的记者，你会成为这儿的女人不可多得的好猎物。”

文豪说话认真起来。

“前辈，别说这些没用的话了，还是先润润嗓子，聊聊天吧。”

黄秉德本来就爱喝酒，可来这里一周了还滴酒未沾。他从床上的一个小包里拿出了一瓶台湾特产绍兴酒，给文豪和自己各倒了一杯。

“你过得好吗？去年回韩国的时候不是说再有两年你的学业就结束吗？这么算来，明年就能拿到学位了吧？”

“你呀！在这里，再亲的朋友之间也不谈学习，这是不成文的规矩。但还是告诉你吧，前不久无意间惹上了黑社会，必须靠打工来挣钱，所以可能还要在这里多待两年。唉！反正毕了业回国也没什么着落，没准儿在这里倒是件好事儿呢！在这儿闭门造车，至少没什么烦恼。中国不是有句话叫‘慢慢来’吗？什么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

一谈到学业，文豪一副自嘲的表情，无精打采地回答。

“你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因为惹上黑社会，要打工挣钱？”

“想听吗？这件事实在是太荒唐，太现眼，所以都没告诉周围的人。”

第一回 西门町的晨雾

“我真觉得纳闷儿呀!”

黄秉德很想知道是什么事情使这位单纯、乐观得与其年龄不符的学长的学习计划泡了汤。玄文豪喝了口酒，慢慢讲起了自己的事情。

台北令人窒息的酷暑从6月初开始。每年到此时节，便进入雨季，连绵不断的倾盆大雨让你奈何不得。

就是在6月初某天的下午，文豪正忙着整理论文材料。为了歇歇脑子，他从桌边站起来，向窗外的街道望去，那里被久违的阳光晒得滚烫。虽然有些闷热，但却是难得的晴朗天气。他忽然想喝杯啤酒放松一下。

“找谁喝呢？学长和朋友们几乎全毕业回国了，剩下的全都是刚刚留学来的小毛孩儿们。妈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拖时间反而倒霉了！”

他懊丧地捶了捶自己的脑袋。现在找个一起喝酒的知心朋友也不容易了，谁让自己在这里熬了八年呢！正好这时，电话铃响了，这电话每天也就响一两次。他想此时来电话的人一定是老哥们儿。

“喂？”

“文豪，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如果差不多了，见一见吧，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

这是文豪的台湾好友宋匡平，和他一样是中文系的博士生。宋匡平也不急于毕业，在这一点上倒是和文豪臭味相投。

“你真是我独一无二的知己呀，怎么这么了解我？‘心照不宣’这个词就是为咱俩而造的吧！那我们在哪里见面？”

“西门町怎么样？顺便再逛逛街，好久没逛了。今天我请客，5点钟在东亚饭店的大厅见面好吗？”

“你是在哪里发了横财？在那么贵的地方请客。你莫非时来

大 哥

运转了？”

明知对方的处境和自己差不多，但听到匡平要在台北最繁华的地段西门町的高级饭店里见面，文豪惊讶地反问道。

“听我把话说完嘛！一时想不起见面的地方，才约在那里。在那后面不是有个西门市场吗？我是说在那儿找个合适的地方简单喝一杯。像我们这样的穷光蛋到东亚饭店那种地方喝酒，好比是戴草帽穿西服，不但咽不下酒，还会喝伤哩！唉！我们也许就是命中注定的穷光蛋。”

匡平说着说着，自己也笑了。

“好啊，像我们这样兜里空空的，还是到西门市场那种地方喝酒更舒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等会儿见！”

挂上电话，文豪有些浮躁。

西门町位于台北市中心，是最繁华的闹市区，一年到头无宁静之时。特别是夜幕降临之前更是人山人海。这里的“远东”、“国泰”等知名的百货商店向来都很兴隆，而且还有很多电影院，吸引年轻的人们流连忘返。如果非要比较，这里就好比是汉城的明洞。以西门市场为中心的小巷里，各种物美价廉的风味小吃店鳞次栉比，所以也吸引了很多热衷美食的外国游客。

文豪穿过比肩接踵的人流好不容易到达东亚饭店的大厅，已经是5点多了。匡平已经在那里等候。作为亚洲人，匡平的个子算是非常高，发达的肌肉十分醒目。虽然算不上是那种特别吸引人的美男子型，但也是很讨人喜欢。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文豪用手遮着华丽吊灯射出的灯光，不好意思地说。

“没关系。我们先出去吧，这里的東西都是无法充饥的画饼。”

匡平天性讨厌摆谱，话还没说完，拉着文豪就往外走。

第一回 西门町的晨雾

他们转过饭店右边拐角，冲远处西门市场走去，一个接一个的霓虹灯把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快他们就走进了大小摊位鳞次栉比的市场内。匡平不管熟悉与否，直接进了一家连招牌都没挂的饺子馆，文豪也跟了进去。

与简陋的外观截然不同，里面倒挺干净舒适。文豪认为中国小店不太讲究外表的美观，这家小店也不例外。桌椅虽陈旧，但收拾得很干净。厨房前柜台里摆放着的刚煮熟的饺子看着就好吃，勾起了文豪的酒瘾。

“两盘饺子，五瓶台湾啤酒。”

匡平平日以爱国者自诩，没有叫“百威”、“嘉士伯”等进口啤酒，而是要了惟一的台湾产啤酒。话音刚落，看着像四十来岁的老板娘就把饺子和啤酒送了上来。

一杯还没来得及喝完，匡平就问道：

“论文写得怎么样？”

“说不好。如果不出什么差错，估计再有一年就能完成。”

“毕了业就回国吗？”

匡平突然意识到与文豪分别的时刻就快到了，他们之间的超越国籍的真挚友谊令匡平心里涌上些依依不舍的感觉。

“是啊！妈的，找个混饭吃的地儿也不那么容易！”

“那也是，你已经在学习上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能在家吃闲饭吗？”

“话不能这么说，十年前即使拿个硕士学位回国，在大学里找个工作易如反掌。但现在跟以往不同了，满大街都是博士。以前的大学就像发情的母狗一样到处寻找博士，曾几何时一切都变了。大学变得清高了，握着刀把儿，博士们反而胆小如鼠，直不起腰来。甚至还有一些博士为了在大学谋得一个职位，赠送大笔的捐款，真是没屁眼子。有地位的人都成了合法的盗贼，大把大把地捞钱。所以像我这样既没门路，又没钱的‘小萝卜头儿’，

大 哥

连名片也不好意思拿出来给人看。他妈的，他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没想到韩国的状况也这样糟糕！”

“不说了，何必讲这些事情扫我们的酒兴呢！来，喝酒，干杯。”

让这该死的世道见鬼去吧！想到这儿，文豪赶紧敬匡平一杯，转换一下气氛。两人你敬我我敬你的，不知不觉已经喝光了二十瓶啤酒。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吵闹的声音，干扰了他们的酒兴。好像是有一帮年轻人在打群架。文豪已有些醉意，忽然觉得有些好奇。

“匡平，好久没见人打架了，咱们出去瞧瞧。”

还没等匡平回答，文豪晃晃悠悠地向门外走去，匡平都来不及阻止他。夜幕已经降临，市场的霓虹灯把四周照得很耀眼。文豪本来期待的是男人之间带有浪漫色彩的群架，出乎意料的是，四个不良青年正在殴打一对看着像情侣的二十出头的男女。虽然打斗刚开始，但两个人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了。

那个穿着一条超短裙的女孩儿，叫他们侮辱得挺可怜的。每次被拳打脚踢倒下的时候，鼓鼓囊囊的裤衩一闪一闪地暴露在外面。脸被打得血肉模糊。奇怪的是，围过来的人都不想拉架，好像都知道眼前发生的事情的原因。有强烈正义感的文豪无法装着没看见。先拉完架再说吧！于是他挡在那个女孩子的身前说道：

“请不要这样，有话好好说不行吗？”

“你说什么？关你什么事？”

一个像头儿的男子恶狠狠地瞪着文豪骂道。这人看着足有一米八几，体重也超过九十公斤，留着小平头儿。像文豪这样的书生根本就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我不知道这两个人到底做错了什么，但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文豪的酒忽然醒了不少，虽然有些害怕，但还是逞强地站在女孩子前面回答道。

“小平头儿”没有回答，而是挥起拳头照着文豪的下巴就是一拳。文豪无力地倒在女孩子旁边，头昏眼花，短袖T恤衫上淌满了鼻血。

“竟敢插手我们的事！”

“小平头儿”冷笑道，但话还没说完，忽然捂着肚子弯下身来，原来是匡平猛然跑过来踢中了他的要害。文豪经常听别人谈起，匡平的祖父是武术高手，而匡平也得到了他的真传，功夫非常好，但从来都没亲眼见过，所以一直都很好奇。这次能够有机会亲眼目睹，也不枉自己的一摊鼻血了。

看见“小平头儿”倒下，其他三个家伙马上围了上来。匡平毫无惧色，神色自若地挺在那儿，那架势简直就是脱俗道士。这一脚，已经为他们的胜败定了局。大概也就是一分钟的时间，拳脚相交没几个回合，除了匡平，其他人都倒在了地上，各个都用身体画出一个“大”字。

“不知你们是因为什么遭的殃，还不快跑？”

匡平一边扶起文豪，一边向那对儿不成人样儿的青年男女说道。他们连连道谢，消失在东亚饭店方向的大路那边。

“你是怎么搞的，最好别管与自己无关的事，你是不了解台湾的黑社会吧！事已至此，以后还是小心点儿吧！太扫兴了，把剩下的酒喝完算了。”

匡平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拍拍手走了进去，文豪也只得揉着涨乎乎的下巴跟了进去。

“嘿，你可真厉害啊！虽然早有耳闻，但没想到今天能一饱眼福。还不如把这没用的学业放到一边，往这方面发展发展哩。虽然岁数大了点，但从现在开始也为时不晚，开个武馆怎样？混口饭吃是没问题的，弄好了还能讨个好老婆。”

大 哥

回到饺子馆后，文豪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要想那样，早就走那条路了，何必等到现在？你知道我父亲的心愿是什么吗？就是让我成个博士。我爷爷和我父亲把一辈子都交给了武术，也许就因为这样，他们更羡慕有学问的人。但我不够聪明，怕辜负他们对我的期待。不管怎样，我要先完成我的学业。以后别再跟我开这个玩笑了。来，接着喝。”

也许是因为刚才那场搏斗，心里不太踏实，匡平一口气干了两杯啤酒。

快到半夜 12 点了，两个人醉得不行了，都有些东倒西歪。匡平结完账，两个人勾肩搭背，走出了饺子馆。市场依然灯火辉煌。两个人虽然都醉了，但他们还是能感受到从两边路口向他们逼近的黑色身影。至少有三十多人，全都是彪形大汉。

“这帮人肯定是暴力团伙，也许是和刚才那件事有关。刚才不该多管闲事。”

文豪瞥了匡平一眼，不安地自言自语道。

“坏了，坏了，跑不了了。我们早点离开就好了。”

匡平也觉得这事难以收拾，嘀咕道。他即使功夫再好，也对付不了这么多的打手，何况喝了这么多酒，又得照顾旁边只碍事、帮不上什么忙的文豪，即使有三头六臂，输赢也已成定局。先躲躲冲突，逃脱危机再说吧。

匡平镇定地问道：

“请问你们是谁？”

“哥们儿，我们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就等你们出来。”

一个长相凶狠的人严肃地回答道。此人中等身材，一副说一不二的架势，看样子像是这帮人的头儿。他大概三十岁左右，但给人的感觉比实际年龄要老练得多，绝对不是靠敲诈红灯区附近业主混饭吃的那类小流氓。

“为什么？你们不可能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你们。”

匡平显出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

“忘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了吗？我的几个兄弟被哥们儿打成了重伤，两个已经送到了医院。其中的一个是肠胃破裂。把人弄伤了，得管一管，这才是做人的道理，你说不是吗？”

听到他沉稳的语气，正如匡平所预料的那样，这伙人不是一般的流氓地痞。匡平知道，台湾的黑社会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乱动手的。

“那是因为你的手下先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我的朋友，如果计较起来，我朋友不也是受害者吗？”

“我也认为我的手下做得不对，但你们连理由都不问就插手别人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呀！我对哥们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感深表敬意。但不管怎么说，人是你们弄伤的，就该负这个责任。况且，刚才因为哥们儿跑掉的两个人，是我们花钱雇来的桑拿浴服务员，对此你们也要负责。我们决不是来找哥们儿麻烦的，如果是，凭你们的身手，我的兄弟是得流点血，这一点我很清楚。”

匡平觉得哭笑不得，这回可真惹上了大祸。可除了协商也想不出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想到这里，他用手势告诉文豪不要动，然后用更谦逊的态度问道：

“不管怎么说，向你们道歉，请教一下，我们该怎么负责呢？”

“不用太复杂，赔偿两个受伤弟兄的医疗费，还有我们花在两个逃跑职员身上的费用就可以了。医疗费二十万，花在逃跑职员身上的费用十万，再用二十万向哥们儿表示歉意，一共给我们五十万就可以了。我们的方案你看怎么样？”

“简直是胡说！”

站在一旁默默听着的文豪终于忍不住了，简直无法接受。这个人话虽然说得像个绅士，但纯粹是个强盗。自己一个月的生活

大 哥

费不过两万元，五十万元对他来讲算是一笔巨款了。

“好的，但用什么方式还你们好呢？我们是学生，不能马上凑足这么多的钱，烦你们考虑这一点。”

匡平再次用手势示意文豪不要插嘴。

“很简单，每个月往这个账号上打五万元就可以了。还有，得先失礼一下了，我们要确认一下哥们儿的身份，要看一下你们的身份证，请给予谅解。”

说完，来人递给匡平一张纸条，然后做了个手势，示意手下来搜文豪的身。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敏捷地翻起了文豪的兜，找出了他的护照。来人从少年手里接过了护照，瞬间显出吃惊的表情，好像因为文豪是韩国人，有所顾忌，但马上恢复镇静。他在自己的小本子记下一切，包括文豪护照背面写着的宿舍地址。

“原来是韩国人，听说我们大哥好像是在那儿出生的，在那儿生活过二十多年……”

他把护照还给文豪的时候，自言自语道。“大哥”在黑社会里是“头儿”的意思，证明这个人就是黑社会的成员。

“对了，哥们儿，听说你的身手不凡！是啊，能把我那几个兄弟弄成那样的人不会是普通的水平。那就这样了，别忘了每个月往这个账号上打钱。”

他瞥了在一旁沉默不语的匡平一眼，然后带着其他人向东亚饭店方向离去。

“嘿！匡平，凭你的武术实力，即使和他们交锋也差不多呀。干嘛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样，接受他们的条件？我真无法理解。还有，我们哪儿有那么多钱？真惹大麻烦了。”

文豪焦急万分，碰了碰冲东亚饭店方向发愣的匡平。

“你注意到那个穿白西服的人的左手了吗？”

匡平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远处问道。

“左手？让我想想，好像他左手小指的第一个关节没有了，

第一回 西门町的晨雾

虽然有点可疑，但没觉得有什么呀。怎么？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他的手指肯定是被人为地截断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一般暴力组织成员。毁坏身体的某个部位，或弄出相同的象征物，以鼓吹同类意识，让成员之间能够相互识别，这是全世界黑社会的共同点。比如日本黑社会，一般穿统一的白色西服，留小平头儿，用武士、樱花、龙等图案文身。

“那个人的手指说明他很可能和有‘断指’传统的台湾最大暴力组织四海帮有关系。我之所以不想和他轻率地发生正面冲突也是这个原因。如果他真的是四海帮的小头目，以咱们两个人的本事差远了，不过是以卵击石而已。”

“但我们有什么能力来偿还这些钱？真快把我逼疯了。”

文豪现在的感觉就像横遭晴天霹雳一般。

“好汉不吃眼前亏嘛。至于钱的问题还没有火烧眉毛，还有慢慢儿想的余地，不是吗？今天这件事对我来讲是莫大的耻辱，我就不信没有报仇的那一天。”

匡平理解文豪此时心理。他打开那个人留给他的纸条，上面写着华东银行西门町支行的账户号码，户主是王小武。也不知道是否就是刚才那个领头的，他小声嘀咕着：“王小武……王小武……”

“后来呢？已经一个月了，该给钱了吧？”

等到文豪把事情讲完了，黄秉德才知道为什么他平白无故地提起打工来。

“昨天匡平已经准备好了五万元，所以这个月算是躲过去了。听说是他向住在老家花莲的妹妹借的。对匡平这样的穷学生来说，这是多大一笔钱呀！哎，我气得连觉都睡不好啊！”文豪给